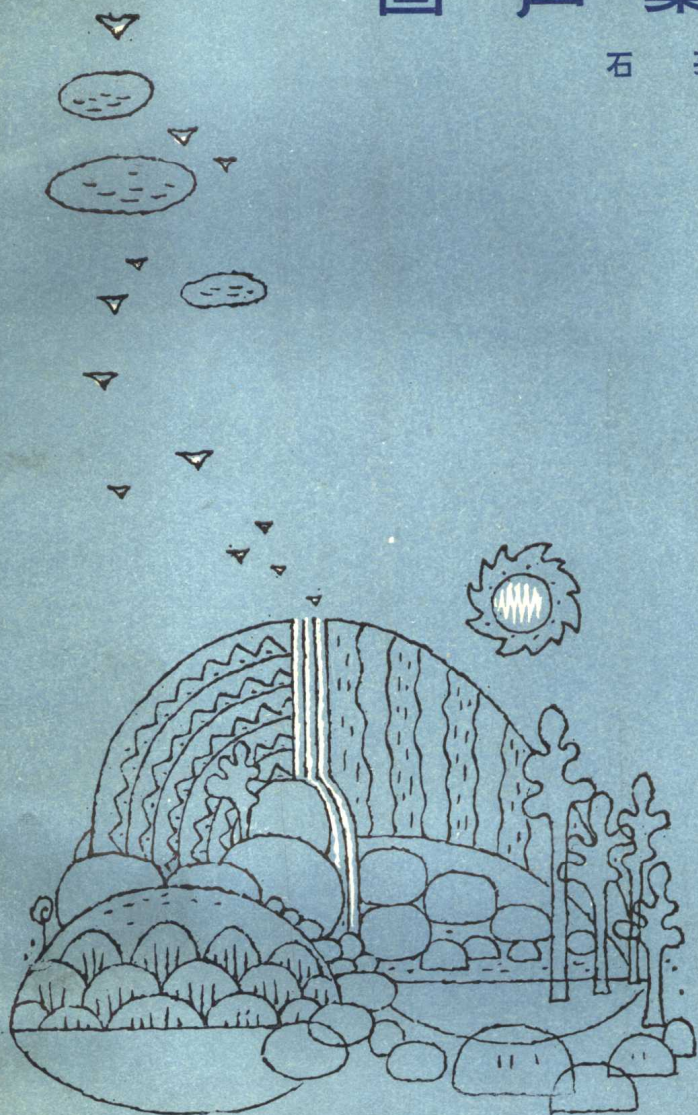


回 声 集

石 英



宁夏人民出版社

石 英 · 回 声 集 ·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回 声 集

石 英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4 8/9 字数: 85 千 插页: 8

198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统一书号: 10157·224 定 价: 0.85 元

目 录

自序	1
大海的脊背	4
南粤，多象我的故乡	9
诱人的小港	15
回声	19
还报大海以纯净……	22
浪花·雪帘	26
白莲与红莲	33
我猜想，那天桥……	37
甜乡人好客	42
宝瓶	46
满怀朝气前进	50
武昌夜雨时	54
古战场新意	58

南津关之斧	62
葛洲坝之梳	64
三游洞钟鼓	66
雨线串古今	68
孔址纭思	76
岳阳楼前的发现	86
我的城市 我的故乡	89
趵突泉，还是趵突泉	93

泉城忆	97
想起了红高粱	103
啊，乡亲们！	109
村路上	113
对竞争对手的怀念	117
并非名人的传记	125
记我的一段有意义的生活	135
新的生活从这里开头	146

美的呼唤	153
我寻找它的特色	160
八百年胜过一亿二千万年	165
“歌声”、“彩云”并不都是诗	168

自序

这是我的第三个散文集。

我在文学道路上，起始写诗；稍后，觉得有些题材不宜用诗的形式表现，又写了散文。散文自然不同于诗，但在我来说，好象二者又没有完全分家。“当诗一样写”，我还未达到那番境界。我只是觉得，写散文应体味到作诗的苦乐甘辛，读散文应感受到诗的情韵。不论是抒情还是叙事，有情节还是无情节，都不可太“干”；太“干”则情韵自泯。其实，凡为好的文学作品，在一定意义上说，或多或少都有诗意。无诗，则难以感受到精魂的游动。

年轻时写散文，极易看出某个名家的影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之交在大学读书，酷爱某一、二名家之作，听身旁人议论，个人潜心亦认为：好象不如是写便不成其为散文。随着岁月的推进，时代

之变迁，个人生活阅历逐渐丰富，艺术视野的不断开阔，便感到散文的路子也是很宽的，笔法也是非常自由的，如果只是囿于一二名家的路数而不能逾越，驰骋的空间必然愈来愈窄。何况，不同作者的经历、修养、气质、性格的差异，创作的进程也不能不出现多采多姿的风貌。学，可以广学，也可以精学，但不宜亦步亦趋地“随”。即使是经过千锤百炼、岁月淘滤的古代散文精萃，也只能是吸取其有益的精髓，体味它的神韵，而不能生吞活剥，淤而未化。总之，最好是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笔。

我写散文，一般是比较注意艺术构思。构思在艺术创作中无疑是重要的，无构思则不成完整的幅制，无构思则难见精巧的营构。但对任何章法的要求都应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不足、太过以至偏颇便失其真义。随着年事日长，写作实践渐多，我开始悟出过于注重“外部构思”的精巧与散文笔法的自由性特点存在着一定矛盾。我所说的“外部构思”指的是篇章上营构的巧思，这是容易看得见的。如果在这方面着意太重，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思想的表达，甚而有失自然之感。此后，我在注意“外部构思”的同时，更加重视“内部构思”。我所说的“内部构思”，是指游动于全篇的那条主线，亦即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感受。一切笔力，率

直的也好，婉转的也好，归根结底都应服务于同一目标。哪管有千支枪，万发子弹，都对准一个着弹点，以求洞穿而后已。注重这种“内部构思”，表面上看似乎巧思少了，但巧在隐处，较少凿痕；更可发挥散文笔法的自由性，而又不脱离必要章法。

我一直是在繁忙的工作条件下业余创作，写小说，也还写诗，但对散文的嗜爱从未稍减。当然不能绝对地说，某一个素材某一种感受只能写成某一种样式的作品，但也不能否认，有的写成散文就是比写成小说或诗更为相宜。再加上我近几年来一直在编散文刊物，接触散文的作品最多，思考散文方面的问题也最多，这样，散文与我的关系就更形密切。尽管有人说，散文比较地说不大受重视，一篇散文作品也不大可能产生“震动”的效果，但我还是爱散文、写些散文。我反倒觉得，不少人还是喜爱散文的，甚至人们的生活就离不开散文。我既然爱上了它，又岂能中道诀别？

谨以上述不成熟的点滴体会，以为自序。

石 英

一九八四年二月

大海的脊背

大海也有脊背吗？

——有的。

当你向远海眺望，总觉得海面是鼓起来的，好象一个膂力无穷的壮汉挺起宽厚而结实的膀臂；那一条条波纹，有如脊背上隆起的肌腱，这一切给你的印象是：它有着耗不尽的精力和使不完的劲头。

民间也流传着有关大海脊背的传说：还是在我幼小时，外祖母就神往地讲述一只海盗船被大浪掀进海底的故事。只因这只海盗船造孽太多，连宽厚的大海也难容它。于是，它一耸肩，一切就全解决了……老人说，这鼓凸的海面就是神龟的脊背。后来，我跑到海边看了看，觉得还真有点儿象。

长大了，学到了一些科学知识，关于神龟脊背之类的说法虽已不信，但大海负载的威武形象和它不计报酬的无私心胸，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却更

深了。就拿我家乡面临的渤海湾来说，光是正式的班轮航线就有若干条，且不必说那春汛中来自全国沿海诸港捕捞对虾的船队和往来如织的中外货轮。每当我乘船横穿渤海海面时，凭栏细数那几乎擦肩而过的友轮：一艘、两艘、三艘……简直有点眼花缭乱了，就象一个孩子似的计算着它们的吨位：最小的也有几百吨，最大的恐怕要超过十万吨级。这样千万吨的负荷都压在它老兄——大海的脊背上，它竟然连哼也不哼一声。

那么人呢？凡人当中有在任何重压之下不蹙眉、承受分外重担而毫无怨尤的吗？我在思索，在留意观察……

终于，在六十年代前期的一次非同寻常的乘船经历中，我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个人。那是我在这次身患重病之后，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不顾年老体衰，从家乡港口乘船来天津看我。归去时，我半是出于不放心她独行，半是已获假回家休养一个时期，便与老母同行。在故乡小港下船时，桥板太陡而且微颤，船码头离汽车站还有半里之遥，大家下船后都要抢上汽车站买票，时间甚是急迫。我病体乍愈，还背着很多东西，老母下船艰难。正焦虑之际，船上的一位三十多岁的服务员过来了，自然而然地对我母亲说：“来，老大娘，我背你下船。”

我母亲有点不好意思，犹豫间，他已把老人背起来了。起初，我只希望他背下桥板也就感激不尽，谁知他一直向前走去，竟要把老人送往汽车站。这时我真过意不去了，便请他止步。他只微微一笑说：

“靠岸了，我们要休息半天才返航的，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就这样，他什么也不图，就把老人送到汽车站。

我怀着感激之情目送着他的背影，不知怎么，把他的形象与负重的大海联系在一起了。其实，他的身形并不雄壮，脊背也不怎么宽阔，甚至还可以说是有点单薄；但就是他，却有着大海一样的心胸，负老护幼而不希图半点酬谢。我久久地凝视着他，便觉得他的身形扩大了，脊背也显得那么厚实。大海把轮船的航线背在身上，而他，是把生命的航线刻在心上。

就在我和母亲上汽车前，在街上碰见一个与他同船服务的小伙子，他告诉我说：那人是他的组长，做这类好事对于他来说不是偶尔一次两次，而是“平常小事”……

又过了一些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于一切“尖子”都是要削的，连这位普通的服务员也未能幸免。这中间我在乘船横跨渤海湾时也还碰见过他，但他的眼神里隐隐地透着忧

郁，做好事也不敢“明目张胆”了，对于老弱乘客只是搀扶一下，而不敢背负下船：原来，他为此受过批判的呵！

当然，大海还是大海，只是暂时沉默了一点。它的蓄量并未减少，仍然充满了活力。有时我见到这位服务员，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拿抹布拭擦着船帮上的尘垢，偶而抬起头来，与我会意地点头。眼里闪现出晶莹的珠光……不知是泪花，还是对未来的希望，反正给我的感觉是：他仍是乐于负重的，他有着一副期求负重的肩背。肩背轻松了，心却是沉重的。

幸而，我又盼到了他能够为旅客舒心服务的日子，看到了做好事而不被粗暴地“削尖”的日子。只不过他已不再那么年轻，眼角上已添了鱼尾纹。

我看到，如今在他五十岁生日这天，他又背负一位去城市看病的白发老大爷下船。据说这是他与客轮共命运三十年的“临别纪念”。上级已决定改调他做内勤工作，不知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还是另有重要任用。按老例，假如他明天去接替老同志担任客运主任的话，五十岁的年纪也许还不算太大，但作为一个背负老人下船的服务员，他的膂力就显得不济了。所以，我见他步履多少有点蹒跚，但仍然坚持着尽量跨步稳健……

他沿着海边的沙板道把老人背向机动三轮车。他的白色上衣和浪花是同一种颜色。这时，起风了，浪头一鼓一掀的，还带着啸音，但我想这不是空口呐喊，而是大海挺起了肩膀要助他一臂之力。

这时，我觉得大海的肩背与服务员的肩背贴得更近了。虽然一个无比宽厚，一个显得单薄，但在一起却是那么和谐。

南粤，多象我的故乡

这是我非常陌生的地方，却又似乎是相当熟悉的一个地方。

然而，我确是第一次来到祖国最南方的大城市——广州。

还是在两个半小时之前，当我从北京机场起飞时，周围的树木叶子已完全凋落，农田里空空荡荡，了无绿意；而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当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时，我就发现周围是一片葱绿。然后乘车去市里时，马路两旁的街树是那么繁茂，特别是紫荆花开得正旺，从绿叶中探出鲜艳的花穗，点染着这热闹而又洁净的城市，仿佛它们就是要以活跃的生机和强烈的色泽，硬是把“冬令”这个概念打乱，叫人们忘记此时正是通常所说的十冬腊月。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为此而感到多少意外。因

为南粤常绿这个常识，在我脑子里是久已生了根的，既然早有准备，就不致感到惊异，只不过实地到达这里之前，不知道它到底绿成何等模样罢了。

可是，当我一离开广州市区，在郊县参观游览时，我却感到惊讶不已了。我一是惊讶于这里的地形酷似我故乡胶东，特别是我生长过的那个县。你看这山形，它既不是十分峻拔陡峭，而线条显得比较柔和；又不似西北的山岭那么光秃，而是座座峰峦大都相当清秀；它虽不象湘赣某些山岭上树木那么密茂，但均有嘉树错布其间，更给人以和谐匀调的感觉。站在某些山前，简直使我忘记了这是远离故乡数千里的南粤，恍如置身在自家村庄左近的莱山。尤其使我嗟讶不已的是这里农舍的形状和盖法，既不是如河北平原那样的平顶房，更不是天津以东海河两岸那样的泥抹土屋，而是一色的青堂瓦舍，屋脊的坡度一般都比较陡，瓦垅都砌得细致齐整，不似湘鄂等地的房屋披瓦那么随便。这些，竟不由使我想到它当初与我故乡盖房是否用的同一种“图纸”。

“哎呀，这一幢真象是我家住的那座房子呢。”我禁不住惊喜出声。

旁边的一位本地同行有点不以为然，他指着那边新建的二层新楼打趣说：“老式房子也许跟你们

家乡有些近似；那么这新楼呢？你们那里有吗？”

我充分理解他内心的自豪感，但我却不能不实事求是地回答他：“有！难道党的农村政策光在一个地方落实吗？万元户只有一个地方有吗？在我们县有个冶基村，住户基本上都是这新式的二层楼。”

“怎么处处都象你们家乡呢？”这位同行啧啧咂舌，显然仍不深信。也难怪他，今天我来到他的家乡，而他老没有到过我的家乡，特别是我出生的那个县。眼见为实嘛！

你说怪吧，南绿北黄这极端的不相似并没有引起我多么惊讶；而地形、房屋的相似反而使我大费思索。这后者难道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由于我对故乡感情太深，在异地稍遇触发即产生的一种幻觉？为证实究竟如何，我再次揉揉眼睛，细细加以辨认，进行对比，结果既不是巧合，也并非幻觉，而是确确实实地象得很哪！

由此我自然回想起儿时在故乡，大人中间流传的一种说法：明清以前，我们那一带人丁不密，许多移民从外地迁来，才使这一片热闹起来。具体地说，我们这一支家族就是从两广那边移来的，甚至连经过的路线都说得那般真切。当时因为我小，没有怎么认真对待；现在，我可真要重新评价一番了。

我同时又想起在大学读书时，老师讲汉语的渊源和发展，特别提到在现代语言中保留古汉语成分最多的是广东和胶东方言。这就怪了，一在南粤，一在山东半岛，为什么如此无独有偶？当时由于年轻稚嫩，又没到过广东，只是知道这么回事而已，现在仔细想想，是不是我的故乡与广东，在语言上也曾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姻亲关系呢？要不然，为什么这两个地方中间的广大地带反而保留的不多，其它边沿地区也不似这两个边角地带保留语音这么“顽固”呢？

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请当地同行帮助解释解释，那位同行便不能不重视了。他的解释也不能说纯粹属于想象。他说是因为我的故乡和广东同处沿海，海上交通便利，自古以来必然有着较频繁的往来，居民彼此迁徙亦多，这样，相互间各方面的影响和交流也是完全可能的。我虽觉得此言不无道理，但也有不好解释之处。譬如说房屋式样可以相互学习模仿，那么山的形状呢？人迁走了总不能把山也一同搬走了呀！这只有留待地理学家去考察了。

不过，我对同行的话里那个“交流”非常感兴趣。是的，我的故乡和广东肯定有过交流，而且至今也还在进行着；祖国的北方和南方也在进行着这种